

秋风词

文/温培雅

梧桐飘黄、枫叶染红、垂柳渐瘦，昔日魏紫姚黄争艳的月季只剩三两朵在枝头摇摇欲坠，小朵小朵淡黄或橘红的桂花从禅定的状态苏醒出山，仔细聆听，似乎每一朵桂花都在口吐芬芳的朗诵。万物随着秋意开花的开花，落叶的落叶，结果的结果，枯萎的枯萎……这是秋天蘸着仲秋凉风和季秋细雨写就的新词，让每一个从秋天路过的人慢慢品读。

傍晚下班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什么要紧事，我喜欢沿着学校的人工湖走一走，让花气草气树木的清新之气这种层层叠叠的气味涤荡肺腑。在黄昏稀薄的光里，一只无名的鸟儿被脚步声惊起，从草丛中探出头来，一声清脆的鸣叫之后扑闪着翅膀直冲天空。我第一次走进湖边的树林，就是被长长短短、深深浅浅的鸟鸣召唤而去的。

秋天是以落叶为预告的，我注视着一寸一寸老去的绿色，就像注视着流逝的时光。这些树龄很长的树很快就会以最苍凉的样子伫立寒风之中，等待下一个季节的轮回。晚风一片一片吹落枝丫上依然泛青的叶子，又将它们带向未知的地方，最终成千上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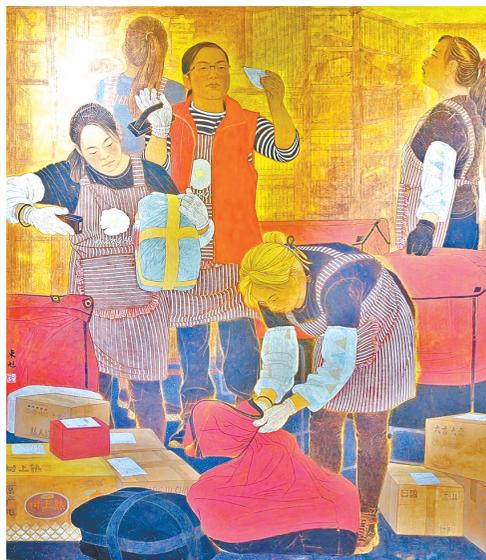
的叶子都会随着季节凋零，就像所有刻骨铭心的往事都会最终逝于风中，只剩单薄发黄的片段，甚至很努力都回忆不起其中的细节。就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，走着、笑着、闹着，然后便消失了，永远地，消失在这苍茫热闹的人世间。

《诗经》里的秋天是一场热闹盛大的收获，无论是稻粱果蔬还是诗词歌赋。“九月筑场圃，十月纳禾稼。黍稷重穆，禾麻菽麦。”诗意的古人在稼穡之间收获着人间烟火，而现代人奔走在熙熙红尘中，吃着《诗经》中长出的五谷杂粮，滋生着七情六欲，经历着贪嗔痴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放不下的诸多苦难。诗人黄庭坚身处天高路远的黔南时，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淡淡写道：“数日来骤暖，瑞香、水仙、红梅盛开，明窗净室，花气撩人，似少年时都下梦也。”阳光、花开以及植物的芬芳之气，会让他想起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。是什么让他变了模样呢？是那些比明天先到来的意外？是那些被无数意外蹉跎的时光？还是在蹉跎时光中错过的那些美好？每个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暗礁和险滩，有时就是要坚持，再坚持一下——坚持不是为了等待最好的结果，而是努力挨过最

坏的阶段。当所有的暴风雨散去，秋光澹澹、云淡风轻的秋天会如约而至，以另外一种淡然的哲学意境迎接下一个季节的轮回。

校园里的秋天是一场刚刚启幕的演出，青春是正在热映的剧目。远处操场上的草坪晚会正在月光之下如火如荼进行着，热烈绽放的青春在歌声里、在欢呼中尽情挥洒，和树林里的幽静、湖面上的暗光形成对比鲜明的秋之布景，一边繁盛一边凋零，如同人生的两个阶段。有人的故事刚刚开始，有人的故事已经隐入时光。而那些热烈的、明媚的、恣意的往事也将被秋风带走——人生几度秋凉之后，时间就那样匆匆过去了。

走走停停，直至夕阳西下、众鸟归林，秋月升起、秋虫奏乐。万籁俱寂中，虫的鸣叫、叶的飘落清晰而清澈，这细碎而有韵律的节奏贯穿着青年到中年，回荡在故乡和原乡，填出一首属于秋天的词。



快递人生

栗东旭/绘

雅说

您的微光照亮我的世界

文/董志远

人生总有坎坷磨难，却也常有温暖相伴。您像一棵大树，为我撑起一片蓝天；像一把雨伞，替我遮风挡雨；像天空最亮的星星，指引我前行；像满天萤火，照亮我的世界。

当我听到钥匙插进门里的声音，我知道，是您回来了。劳累辛苦了一天，您进门的第一句话永远是：“儿子，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？”

走出厨房，您端来一盘盘可口的饭菜，氤氲一室饭香。您却只是随便吃上几口，然后坐在桌旁，打开手提电脑，又开始整理各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文件、表格。每至深夜，月明星稀，万家灯火都已悄然熄灭，只有您还坐在桌前与电脑打交道。您紧皱眉头，面色严肃，时而疲倦地眨眨双眼。我多想让您早些休息，可我不敢打扰您。您反而向我挥挥手：“快睡觉吧，太晚了。”

下雨了，我站在校门口，面对滂沱大雨望而却步。眼看身边的同学越来越少，我心中的焦灼在燃烧，双腿冻得瑟瑟发抖。狂风嘶吼着，仿佛要把乌云扯成碎片，做成御寒的棉袍；树木摇曳着，仿佛下一刻就会拔地而起，卷入空中。

这一刻，您仿佛救世主一般降临。“儿子！”您看到我，脸上露出笑容，手中拿着雨伞，顶着风雨快步走来。潮湿的空气沾湿了您的脸庞，发丝紧紧贴在您的额头，您丝毫没有察觉。您拉住我的手：“快，马上没车了。”但我的心底一颤——您的手是如此的冰凉。

回到家，您咳嗽起来，我一转身猛然发现，您半身衣服都湿了。我不禁出声：“妈妈……”您摆摆手：“没事，可能有点着凉。你赶紧写作业，等会儿叫你吃饭。”我张了张嘴，最后却只挤出一个“嗯”字，转过身，泪水已悄然模糊了视线。

黑暗中，您的爱化作微光，如同满天萤火，照亮了我的世界……

等风

文/陈健

地处淮河北岸的老家，紧紧地依偎在淮河的臂弯里。

这里气候温润，雨水充沛，水系发达，多以水田为主，主打的农作物当然也就是水稻了。大米好吃秧难种。种植水稻的程序比较繁杂：先把稻种捂出芽，再选择一块靠近水源的田块作为秧底子进行平整，然后把捂出的稻芽子撒进平整好的秧底子上面，待稻芽子在田里砌好，每天早晨往田里序适量的秧水，晚上再把秧水放掉，这样有利于稻芽子生根成长。如此反复一个月以上，秧苗才可以插进大田。秧苗插进大田以后，打药、治虫、拱秧草……样样都必须到位，略有疏忽，水稻产量就会受到影响。风儿轻轻吹，秧苗慢慢长。老乡说，风摆动，秧长身。

在老乡细致入微的管理下，经过一个夏季的生长，水稻把阳光雨露的精华吸入体内，开始打苞、扬花、吐穗，像一个体态优雅的女子，慢慢地变得丰满起来，韵味十足。立秋后，缕缕金风来送爽。水稻的穗子在金风的熏陶下，由青中带黄缓缓地变得金黄。仿佛就在刹那间，大地铺上了满地的金子，黄的耀眼、黄的可爱，空气中弥漫着稻子的香味。

乡亲们知道是整稻场的时候了。村子后面那一大片开阔的土地就是专门留下做稻场用的，离

水田很近，秋天多以北风为主，毫无遮挡，方便风的来去自由。乡亲们用铁锹、铲子把长在场面上的野草一棵棵铲除，接着套上耕牛拉着耙一遍遍地耙着，直到把场面耙得平整。水稻开镰了，割倒的稻秧一定要铺开，老乡说，这样干得快。田间埂子窄，稻秧干了，不能用架子车拉运，那就只能让男劳力把捆好的稻秧用扁担一担一担地往稻场里挑。在挑稻秧的途中不能歇息停留，一旦歇息停留，稻子就会掉落一地，所以老乡说“挑稻（到）挑稻（到，谐音）”。水稻浸透着老乡的汗水，因此老乡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果实，一粒也舍不得浪费。

稻秧挑进稻场，晴朗的日子把稻秧抖开，牵来耕牛，套上石碾，在碾架的后面绑上一块扁平的落石，打场开始了。

稻秧上的稻粒在石碾反复不断的碾轧之下脱落一遍后，一声“翻场喽”，在稻场旁边等待的人们一个个拿起扬叉使劲地翻抖，一直把夹裹在稻秧中的稻粒翻抖掉落干净，接着继续赶牛拉碾碾轧，直到发现稻秧上没有一点稻粒，这就要给牛卸套起场了。起场的时候，大家先把稻秧上的稻粒抖净，再擦成一铺一铺，便于打捆，待一铺一铺的稻草全部打捆好，就把捆好的稻草掂到场边上垛，然后，大家在稻场上有拿起扫帚从四边往里扫场的，有拿起刮板往场面中间刮拢的，也有手持

木锨往稻粒堆上拢堆的……此时，不用吩咐不用喊，人人眼里都有活，个个都知道该干啥。

稻粒堆好，若有风那叫顺场，紧接着就要借助风力扬场了。若是没风，那就只有慢慢等待了。有时候需要风的时候，风特别“犟”，干等就是不来，像是一位迟迟不愿出面的大姑娘。有一些耐不住性子的男人就会骂：你说这鬼风就是不帮脸，也不知道藏哪儿去了。

“来风了——”不知是谁叫了一声。一看稻场边的树叶子在微微颤抖，那是风姗姗来迟的脚步。立马，稻场里的稻堆旁大人、小孩一起操木锨上扬。俗话说，会扬场一条线，不会扬场一大片。此时也不管谁会扬谁不会扬，只要把稻糠、灰尘、毛毛草等夹杂其间的杂质扬走就算万事大吉。每扬上一会儿，拿着扫帚打落的人就会把秕谷等杂物轻轻地扫走，以确保稻谷的质量。

时间犹如白驹过隙。那个时代如同坐在高铁上向后奔跑的参照物，早已静静地躺在了历史的陈列馆，唯一留存在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农人心里。如今，各种农用机械相继粉墨登场，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勾着头吞着稻秧，走上两圈就会吐出金灿灿的稻谷，稻糠、灰尘、草末早被它吹到田里肥田去了。在老家，父老乡亲乐呵呵地说，以后再也不用干急着等风了。